

“英雄”背后的奉化人

柳满芬 许霖

钢笔,不仅是书写工具,还可以作为纪念品传递友谊交流感情,有时年轻人还会把它作为谈情说爱互赠的“信物”。同时,钢笔还承载着一种文化和情怀。1884年,美国人艾奇逊·沃特曼发明了钢笔,结束了欧洲人“翎管笔”(羽毛笔)的时代,开创了书写工具的新纪元。说起钢笔,不得不提起“英雄”金笔,它曾是风靡一时的国产名牌,承载着许多国人绕不开的记忆,而它的广为人知与奉化人周荆庭渊源颇深。

据《奉化市志》记载,周荆庭又名周井亭(1900—1966年),浙江奉化人。与众多的宁波帮成员一样,年少时的周荆庭来到上海谋生,先在一家碗店当学徒,出师后入职一家纸店当店员,后又进入一家文具店工作,通过在文具行业几年的摸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24年,周荆庭与人合作在武汉开设文记纸号,后来又独自开办合兴文具社,从中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上海开埠以后,宁波人纷纷来上海创业和谋生。经过几代宁波人的拼搏和发展,“宁波帮”在上海的金融业和工商业等领域独占鳌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正值西

学东渐,用钢笔代替毛笔写字成为一种流行。据《上海轻工业志》记载:十九世纪末,我国市场上的铅笔和自来水笔均为美、日等国垄断,五卅运动掀起了“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热潮,提振了发展民族制笔工业的信心。周荆庭感到当时中国市场的窘状,便有心创办自来水笔厂。为掌握制造技术与购置器材设备,周荆庭东渡日本考察,学得要领回国。1927年,周荆庭联手沈百年、竺芝珊等人投资1.5万元,在上海创办了合群自来水笔公司,周荆庭担任经理。1931年8月,周荆庭又与人合股创办华孚金笔厂,任厂长兼经理。

宁波帮商人都有一颗实业报国的热心。20世纪初期开始,宁波帮创造了一百多个近代中国工商业的“第一”。作为宁波帮商人中的一员,凭借着良好的信用和认真执着的性格,周荆庭的实业越做越大。1933年9月下旬,上海科学仪器馆因适应时势需要,决定扩充营业。周荆庭捕捉到巨大的商机,于是投入大量资本,不久即当选为上海科学仪器馆总经理。

1935年,华孚扩大规模,工人增至150人左右。在“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中,华孚的金笔得到众

多国人的认可。1937年抗战前夕,华孚职工增至200余人,日产量达到70打。华孚金笔厂生产的新民牌金笔,价格较低,书写流畅,款式美观轻巧,深受学生的喜爱。1938年,华孚金笔厂的全部资产及股票均归周荆庭所有,成为周荆庭的独资企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孚金笔厂部分厂房被毁,工厂处于停工状态,不少职工被迫返乡。上海沦为“孤岛”后,周荆庭利用华孚金笔厂抢救出来的机器和原材料,租赁了租界里的上海科学馆三楼恢复钢笔的生产,职工也增加到70多人。不久,日军侵占租界,使上海的制笔工业又陷入了困境。抗战胜利后,中国制笔工业重新回归市场,内迁的企业也纷纷返沪,抗战期间引发的货源枯竭,恢复正常。周荆庭果断购买了三乐笔厂,并改华孚金笔厂为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达142人。1947年6月,周荆庭去美国考察制笔工艺,引进先进设备,华孚金笔厂成为中国笔业第一大厂,华孚金笔成为上海四大名笔之一。华孚金笔厂先后五次解散,但周荆庭始终没有放弃。

新中国成立后,华孚金笔厂迎来了腾飞。1950年,周荆庭捐出巨款支援抗美援朝。1952年1月,华

孚金笔厂公私合营,周荆庭任技术副厂长,有70余家工厂并入华孚金笔厂。1955年,大同英雄金笔厂并入华孚金笔厂,英雄牌金笔也转入华孚金笔厂生产。1958年,笔厂员工提出了“英雄赶派克,为国争光”的口号,上海的一家电影制片厂为此还拍了一部当时闻名全国的电影《英雄赶派克》。上世纪60年代,派克公司还曾经专门派人来中国访问。英雄金笔,成为最早进入世界名牌行列的“中国制造”。

1966年8月25日,周荆庭在上海去世,享年66岁。同年10月,华孚金笔厂正式易名为英雄金笔厂。周荆庭能获得不俗的业绩,都是因为民族自强自立的使命感使然。他还曾一度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副会长,对家乡子弟就业多有照顾,在英雄金笔厂的员工中,以奉化人所占比例最大。

如今,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英雄”金笔的市场份额虽然被挤压。但是“英雄”金笔近百年的发展史,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英雄”自诞生之日起伴随着一代代中国人书写着人生,描绘着生活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同时,“英雄”品牌的百年历史也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徐国平

从个人电脑的兴起到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屏幕和键盘主导了人们的大部分日常活动,手写逐渐减少。书写艺术也正在失去地位,我见到过不少具有高等学历的年轻人手写的中文书面材料,感到其手写能力与学历似乎不大相称。

不可否认,数字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和效率,但同时也伴随着出现了一些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如最近有媒体指出,儿童智能手表的市场普及率达30%,但伴随着儿童近视率“狂飙”、影响学业,甚至烧伤手臂等问题层出不穷,看来数字化产品也有弊病。近日,我在一期科学期刊中,看到有些专家指出,在数字化时代,忽略手写会成为一个问题,对人类未来会产生重大影响。手写对提高大脑的注意力和灵活性,激活多个大脑区域,保持大脑长期认知健康至关重要。要鼓励在教育环境和日常生活中多用手写。

对这些专家提出的观点,我有长期实践的深刻体会。在40多年的工作实践和退休后近20年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手写是我工作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一项重要技能。手写,学习和记忆之间有密切关联,手写需要积极投入,通过动手与动脑相结合,达到书写的目的,有利于健身益脑。

在过了古稀之年以后,我有更多时间学习写作,从事文学创作。如回顾人生历程,寻找生活的意义;回忆国内外的旅游经历,重温旅途中的美好时光,愉悦心情。以后我又以有意义的、亲历的、熟悉的人和事为题材,先后写了90多篇文章,在《奉化日报》、《雪 山》文艺季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所有文稿我全部用手写,一篇稿子要改好几遍,有时甚至要推倒重来。这样手写的文字数量就更多了,真可以说是“笔耕不辍”。我统计了一下,近十年来手写形成的文稿已近40万字,从起草到定稿,手写的文字数量起码还要增加一倍。在手写过程中,既锻炼了手部肌肉特别是手指,又锻炼了大脑,因为在手写时,大脑不得不出更大的注意力,提高思维的敏锐度,形成记忆,提供信息。有同学、朋友看了我的书籍文章后称赞我的记忆力真好。我告诉他们,这是我手写时脑海中“闪”出来的。因为在手写时要更加投入、更加专注,所以人生中高光时刻留下的一些生活体验和记忆,往往会在写作时在脑海中浮现,呈现在笔下。

上了年纪以后,我有时还会遇到称为“暂时性遗忘”这种情况,如偶尔见到相熟的朋友,一时间竟叫不出他的名字。在写作时想到要用一段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好在手写稿可以涂涂改改,可以随时添加,弥补“暂时性遗忘”的不足。据有关科学资料介绍,老年人的信息储存在大脑中,缺少的是“处理器”。在手写过程中,由于与记忆有关的脑电波活跃了,恢复了失去的记忆,所以手写创作更适宜于老年人。

我将70岁后写的四本书赠给档案馆收藏时,顺便将这四本书的手写稿也一起赠予。也许如今像我这样规整认真、字迹工整的手写稿不多,区档案馆也认为有收藏价值悉数接受。

我的手写稿通过朋友的帮助,打印后通过网络发给报社。手机成了我又一手动办公、自娱和通讯工具。我喜欢用手机摄影,早晚散步边取景拍照,即兴题咏几句。我没有学过诗词写作,但有勇于实践的激情。随摄随吟,自由发挥。摄影、写诗也成了我手写的内容,活跃了大脑。

我以个人的实践和体会印证了手写这一物理行为与大脑认知过程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我认为,坚持手写对学生帮助更大,更容易记住和理解信息、读懂弄通。家长、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应为学生提供更多时间和资源,练习和发展手写这项重要技能,保持大脑认知健康,促进学业成功和认知发展。

执念

陆炳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念想,或是理想抱负,或是诗与远方,或热衷于一事,或挚爱于一人。若初心不改,持之以恒,是谓执念。

若无执念在心头,人生何处不清欢!念是烦恼,是一种可有可无毫不相干又心心相系的牵挂;念是渴求,是一项攻克不懈坚持如昨又遥不可及的愿望;念是抚慰,是一个初衷不改一生追随而得偿所求的期许。西汉司马迁身受腐刑笔耕不辍,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墨染十八缸水终出师;明代李时珍遍历群山尝百草始编药学巨著《本草纲目》等前人旧事,皆因一执字一执念,锲而不舍成为千古美谈。

念由心生,念由心起。有的念转瞬即逝,那叫念头,有的念一辈子怀揣那叫执念。我出生成长于西坞这个江南水乡古镇,镇上鳞次栉比的明清古建、民国老宅,那巍峨高耸的马头墙,斑驳沧桑的旧宅门,那绿植苍苔的古石窗、锃亮光滑的老石板无不印证着前朝往事。触景生情自然而然打小对古老物件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情愫。

那时不时来古镇上淘换老物件的旧货客人的吆喝声:老家收喽,旧盆旧碗的卖喽,抑扬顿挫、悠扬动听,时常勾起我思绪飞扬神情激荡。记得岁末天寒,母亲为了贴补生计,从柜中抽屉里取出了一块双面喜字的古玉以60元钱换给了上门收货的旧货客人,在那个10元钱就能请一大桌子人吃顿大餐的年代,60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殊不知古玉价值的我们也着实开心了好几天,及问起母亲,方知那块古玉是大舅从山里坟边拾得送与我母亲的。现在回想一声长叹,正所谓人人都想着琴棋书画诗酒花,可谁也逃不过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算是对古物第一次的懵懂之念吧。

记得初涉古玩,那是2007年的暮春,在奉化广南商城的溪河边上,各色摊位摆设着琳琅满目的老物件与工艺品。就是那一个不经意的闲逛,从中莫名感受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自此之后,周而复始,也渐渐地喜欢上了这种感觉,成为撇不开的情结。其中的经历和教训可想而知,定然是上当不断,不断上当,懊悔一番明天再来。因为古玩买卖全凭眼力,也就不存在退货一词。因此两年间断断续续买进一大堆貌似古董的“新假破”(要么新的,要么假的,要么老的破的)。虽然,这些经历不容乐观,但从中也结识了几位良师益友,也正是有了他们的点拨和启蒙,凭着自己一股敢闯敢干的倔强毅然决然于2009年开春去趟趟古玩圈这浑水。

时至今日,吃过亏捡过漏,可谓是人生百态阅尽,酸甜苦辣尝遍。但因为喜欢与挚爱,以至于一直坚持。那种得物之喜也绝非业外人士所能感同身受,因为那不仅仅是金钱的诱惑,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与精神的享受。正所谓,人有一念,再秉一执,何愁谋事不定焉。

时光匆匆,不知不觉走过十几个春秋,正是凭借着心中的那股念想,它如白昼之曙光,夜空之星月,照亮和支撑着我度过了每一个与古为友的日日夜夜。因此我坚信,人只要执一念,专一事,前方定是康庄大道。

执一生之念想,用一生之努力,写一个赤子之心,才是一个人的伟大笃定。



巴音布鲁克日落

韩晓霞/摄

三味夜话⑩7

盒子里的人性和记忆

杨洁波

本期三味文学沙龙,我们讨论了两部作品。一部是2020年《文学港》杂志“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的科幻小说《心灵重镇》,一部是我们奉化作家沈潇潇老师刚刚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昔有少年》。从题材上讲,《心灵重镇》描绘的是人类的未来,《昔有少年》讲述的是消逝的过去,但放在文学的维度上看,这两部作品却有共通之处,都在构建人性和记忆。

《心灵重镇》的作者王棵是军旅作家出身,他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多棱镜一般冰冷而迷离的世界,因为自然环境被破坏,人类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最终沦为机器人的宠物。这个世界划分出

机器人、宠物人和自然人三个阶层。宠物人被豢养、被精神控制,失去了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但依然逃不过孤独。自然人被筛选出聪明、善良、残暴、伪善、忍耐等不同特质,被关在不同的盒式牢笼里,像小白鼠一样被机器人研究。而占统治地位的机器人之间也并不平等,相反,他们也有鲜明而不可逾越的社会等级,还会因为感染情绪上的“病毒”而选择死亡。因缘巧合之下,宠物人阿七和由宠物人“沦为”自然人的四十,展开了一场冒险,在一个个房间里经历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而这切片一般的人性,共同组成了一座心灵的重镇。小说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机器人十三经历了一番梦幻泡影,仍然愿意冒着风险去领养阿七作为宠物人。也许这种对未知的好奇,恰恰是人性的最后一丝闪光。

沙龙上,文友们热烈讨论了《心灵重镇》的多重隐喻,并由此发散开去,讨论了科技发展可能会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未来,婚姻制度将逐步瓦解, AI将满足人类情感的需求,人工智能最终将进化成为硅基生命……而生存能力处于劣势的人类会何去何从,是一个未知数。

长篇小说《昔有少年》全书共18万字,部分章节已在《雪 山》季刊和《鄞州文学》上刊出。全书以宁波城乡为背景,讲述了1970年前后“董城”少年的成长史,同时融入了宁波独特的地域风情和时代风貌。小说的结构十分新颖,每个章节分为AB两个系列,A是线,B是与A横向关联的块,这也使得小说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容纳度。

沈潇潇老师介绍了《昔有少年》

的创作背景。他采用散文式笔法,在文中融入了自己和同时代人的少年时光:熟悉的旧街巷,五花八门的的游戏,流行的老歌曲,印象深刻的电影,周围人的命运遭遇……写作过程中,经常会由一个场景联想起另一个场景,不断勾连,不断涌现。他戏称这部小说的结构为“盒子式”,把不同的记忆装进相应的盒子里,一格一格填满。四五十年前的经历仍然像昨日一般清晰,萌动着青春和诗意。

《昔有少年》引用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原声插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这首歌对在座的年轻文友而言十分陌生。但沙龙结束,步行回家的路上,我用手机听了这首歌,一时间,轻快流畅的旋律充盈耳际,仿佛从旧时光里走来了一位步伐矫健的故友。